

崇川往事

解放初期南通的
土改工作

□程太和

2020年7月1日《江海晚报》“文化周刊”刊有《我在海门搞土改》一文(王通口述,王勇整理)。文中说:“1950年6月,我在穆国纯老师的鼓励支持下报考了南通地委干校,参加土改训练班学习。8月底学习结束后,组织上安排我到地委老区土改工作队,参加海门县土改。”说到解放初期的土改,当时不仅海门,南通地区所辖各县及市郊区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南通解放前,土地是私人所有制,少数地主霸头横行乡里,霸占了大量土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南通境内的通海、大有、晋,如皋东乡的大豫、华丰等垦牧公司集股建立,通海公司围垦土地9万余亩,实行租佃经营。民国25年(1936年)南通县城厢60亩以上土地户39户,占总户数的1.08%,占地2393亩,占总田亩数的32.30%,解放前夕,占总农户1%的市郊区地主,占有土地3.54万亩,占总耕地的33%。占农户总数56.89%的广大贫雇农,所占土地只占总耕地的38.1%。地主阶级利用霸占的土地和反动权势,对广大农民特别是贫雇农在政治上进行沉重压迫,在经济上进行残酷剥削。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花样很多,手段极其毒辣,地租有定租、活租,缴租有实物、货币、苦役等。市郊区恶霸地主顾浩如、陈嘉华都是顽乡长,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恶霸地主胡介民,拥有土地千余亩,家中设私牢,自己坐“法堂”,豢养一批家丁打手,心狠手辣。催诗乡有一个顾姓农民,祖父因缴不起涨租,遭逼租关进私牢,受毒打、摧残致死。父亲被逼退田画押,活活气死。全家失去土地后,母亲外出帮工,妹妹给人家做童养媳,弟弟也被人家领养,家破人亡。

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指示,决定江苏新解放区于1950年秋收后实行土地改革。当时的口号是:“稳步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共南通市委、市政府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结合南通郊区实际,进行土改的各项准备工作。1950年9月27日开始,在学田乡进行试点。尔后发动群众,开展诉苦活动。在此基础上,统计田亩,划分阶级,分配土地。土改期间,全郊区召开斗争大会93次、公判大会37次,被斗争的地主120人,到会群众3.6万人次,受害农民上台控诉的有1020人,一批恶霸地主、封建霸头被判处死刑、有期徒刑和管制。没收粮食3.39万亩,征收土地1.15万亩,没收粮食8.38万公斤,房屋2151间(其中征收134间),耕牛39头,大型农具268件。

土改结果,南通市郊区评定地主312户,在依法没收出租土地后,对在乡务农的地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也分给了一份土地,每人平均占有土地4分4厘;富农1077户,除征收一部分出租土地外,大部分土地得到保留,每人平均占有土地1亩4分6厘,在郊区人均占有土地最多;中农6419户,中农户中,佃中农得益较多,每人平均得分土地4分5厘,人均占有土地1亩零2厘;贫农1.24万户,贫农每人平均得分土地4分9厘,人均占有土地8分2厘;雇农401户,每人平均得分土地7分3厘;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各种做手艺的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每人平均得分土地3分9厘。城市中的学校、慈善机构、各业公会、帮会馆、寺庙、祠堂等所有的土地、房屋收归国有,由市兴办国营农场、畜牧场、种子场、苗圃和农科所、站等国营场圃。

旧文新刊

彩票和储蓄得奖

□徐海萍

清末吕宋彩票推销到南通,西大街景福斋东隔壁万利元专销彩票。宣统年间,保溲孙得过二彩五条,计七千五百元。

辛亥后有美国储蓄会到通发展储户,妓女陈佩兰得过奖金七千五百元,在蔡家院子买了房产。袁定民得过奖金二千元。

西门蔡巷口张和甫开的钱铺上代销有利奖券,有王某得过大奖。此外中法储蓄会到通较迟,储户有限。



南通市教育会立第三、四平民学校摄影,1925年

南通老照片

海陵旧话

徐述夔《竹楼诗钞序》里的未解之谜(下)

□徐继康

最后再说一说此序写于哪一年。

徐述夔《竹楼诗钞序》并无写作日期,一直以来,这就是一个谜。

我们还是先来看王国栋《秋吟阁诗》的刻印时间。乾隆三十一年,汪之珩在刻《东皋诗存》的时候,同时准备刻印《秋吟阁诗》,然而,工未半而璞庄(汪之珩之号)歿,《秋吟阁诗》的刻印也就由此搁浅。王国栋在《哭璞庄四首》中云“世事差池诂可料,愁吟一卷计开雕。人亡我免灾梨枣,例合君当续澹韶”,且于句下自注“时谋梓拙集,板已具而君歿”,说的正是此事。后来,《秋吟阁诗》在管涛和徐述夔之子徐念斋的资助之下,方才刻成。王国栋的自序写于乾隆三十二年,故史学界一般认为《竹楼诗钞》刻于斯年。至于《竹楼诗钞》书后江春的那篇跋文,我认为是乾隆三十九年王国栋馆于康山草堂时补刻的。

徐述夔卒于乾隆二十八年,此序肯定写于此前,但写于何时呢?

我们且看徐述夔在序文中是如何说的:(王国栋)比年奔走于凤城、雒水之间,应酬过多,或失浅易。去年下帷授徒,自为刊定,易者汰之,雄深苍浑,依然《梦华山房》集矣。冬月过余,悉相出示,命余为序。余谢以“凡为弁言者,大都显名之士,若余浅陋,恐减君价。”竹楼曰:“唯君知我,不可无言。”夫知竹楼信无有如余者。

文中“去年下帷授徒”是关键点,如果得知下帷授徒的年份,那么,写序的时间就将迎刃而解。那就来看王国栋的生平行踪吧,早年就如徐述夔所说的,奔波于泰州、如皋白蒲之间,一直漂泊不定。乾隆十一年(1746),王国栋曾经来到丰利,但访汪之珩未遇,直到五年后的乾隆十六年才得以相见。两人一见如故,王国栋心花怒放,欣然写下了《汪璞庄文

园两首》。乾隆十九年,六十三岁的王国栋正式坐馆于文园,从此成为文园最重要的诗友。这一年,他帮助汪之珩参订了《文园六子诗》与《甲戌春吟》。王国栋在文园坐馆——这是不是徐述夔所说的“下帷授徒”呢?

观《汪氏支谱》,其时,汪氏“之”字辈已经成人,“为”字辈还没有出世,可以说当时汪家并无徒可授。我们细观王国栋一生,虽然是“羁縻一馆作生涯”,但他这一辈子只为幕客,不做塾师,徐述夔所说的“下帷授徒”,应该就是指坐馆。

自从王国栋坐馆文园之后,他的日子也逐渐好了起来。第二年,也就是乾隆二十年,他在老家兴化卜筑了“秋吟阁”。此年,汪之珩出资为王国栋父亲王仲儒印刷了《西斋集》。也就在这一年,王国栋也有了刊刻诗集的想法,这在他的诗里有所透露。他在此年的《乙亥除夕》诗中写道:“为我谢汪伦,虚声未可盗”,句下自注“璞庄将为余梓拙稿”。

乾隆二十一年春天,黄慎第二次来寓文园,分别之际,王国栋作《送瘦瓢大兄》五古四首。“已知生离悲,预防死别苦。君也五年长,兄弟异尔汝。不用香火盟,友恭流肺腑。义合如天亲,临歧泪如雨。”此次握手言别对两位老人而言,不异于生离死别。就在这时,汪之珩答应为黄慎和王国栋刻诗,又让两位老人开心起来。“诗篇托割爱,笑谢东道主。”句下注“璞庄许为刻诗”。在诗的最后,王国栋说:“斯言倘克践,双鹤寥天舞。”如果汪之珩能够兑现这个诺言,我们两个白发老头肯定会疯得飞起来。

王国栋从乾隆十九年坐馆于文园,到乾隆二十年开始整理自己的诗集、准备刊印,这与徐述夔序中“去年下帷授徒,自为刊定,易者汰之,雄深苍浑,依然《梦华山房》集矣”

的记载极为吻合。徐述夔说“冬月过余,悉相出示,命余为序。”这个冬月,应该就是乾隆二十年的冬月。

所以,徐述夔的这篇序文写于乾隆二十年冬,时年五十三岁。

这里顺便说一下徐述夔《一柱楼诗》的刻印时间。

在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阿桂等三十七位朝廷大员给乾隆皇帝的奏折里记载:“该犯故后,伊子徐怀祖于乾隆二十八年将一柱楼和陶各诗,并《学庸讲义》四种刊刻。”王国栋也在《题亡友徐述夔遗照》的第四首中写道:“我长君十年,君逝我当继。天故留老伦,为校诗文字。校字岂无人,令嗣承先志。开雕已命工,千秋身后事。”说的是他为徐述夔遗著校对一事。因为徐述夔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王国栋为他遗照题诗,大家都习惯性地认为此诗就写于这一年。“开雕已命工”——后来谈及《一柱楼诗》的时候,几乎都是说它刻于乾隆二十八年。

王国栋《竹楼诗钞》里有《立春》诗,一共四首,其中第三首后注“时有客求代作迎奎曲”。天子将南巡,对照王国栋生平,此时能够对应的只有乾隆皇帝第四次南巡,时间为乾隆三十年,说明王国栋这首诗作于此年立春。接下来的第四首:“可惜南州彦,长辞东海滨。卷中珠有耀,地下草无春。后世相知少,先生结契真。遗言命贽校,把读最伤神。”诗下自注:“时为徐述夔鉴定遗稿授梓。”此时,王国栋还在为徐述夔遗著校对文字。这说明徐述夔的一些著作在乾隆三十年立春之时,还没有刻印,最起码是没有刻印完毕。

每个谜点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些故事,当我们打开它们时,才发现历史并没有远去,而是站在那里悄悄地等待着我们。

“捡澡”还是“振澡”

□彭伟

江海风物

谢则林老人托其亲属转来一篇稿子,内容是记录常年进入西藏边地的旧事。他是如皋人,曾有著作刊行。老人虽然久居沪上,但是乡音未忘。他作为第一批援藏的上海老师,追忆西藏生活,最苦的莫过于洗澡,因为浴室少、热水紧,他们只能用水擦擦身子,谢老师用家乡方言称为“捡澡”。

看到“捡澡”,又有上下文,我自然明了谢老的意思。“捡”字的读音,似乎符合如皋方言的读音,但意思是“拾取”,应当不通。我猜测是“展澡”吧?于是翻阅手头的《现代汉语词典》,意外发现“振”字解释:用松软干燥的东西,轻轻擦抹或按压,吸去湿处的液体,譬如“振布”。如皋话中,常用“振布”代替“抹布”。人们饭后清理桌子便说:“用振布振振桌子。”无论是读音,还是义项,我断定“振澡”,才是正宗的如皋方言。为此,我又翻阅

了几部方言词典,获得佐证。《如皋方言词典》记为:“振布”即“抹布”;“振澡”意为“用湿毛巾擦身”,又作“振潮”。《东台方言词典》则说:“振布”即“抹布”;“振潮”意为“用湿毛巾擦拭身体”或“洗澡”。

《康熙字典》中录有“振”字的演变过程。无论是普通话,还是如皋话,“振”“展”同音。普通话均为zhǎn,如皋话略有不同。据《康熙字典》记载,《唐韵》中“振”字读音为“知演切”,可见自古“振”“展”同音。《博雅》中,“振”意“展极”,完全展开的意思。《集韵》中,“振”字才解释为“捲也、拭也”,有了擦的意思。

从“展开”到“拭擦”,有什么关联呢?查阅学者张舜徽的《说文解字约注》,给了我很大启示。张先生解释“展”字:“展字之从尸,犹从人耳。其本义自谓之偃卧展转也。”说白

了,“尸”字意味着身体,因此“展”字是说四肢伸开,人变得舒“展”了。《论语·乡党》中写道:孔子“寝不尸”,睡觉不像死尸一样。睡觉时,人往往是弯着腿。相反,死尸才是手臂、腿脚都伸直的,即完全“展”开的。《诗经》开篇中,就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辗转反侧”,亦作“展转反侧”,指人有心思,夜晚睡不着,“身体”在床上翻来覆去。在“展”字前面加个车子旁,更加形象,像车轮滚来滚去。至于“展开书本”“展开竞赛”“展开战斗”等等,都是后话了。再去仔细想想,人人“振澡”时,的确需要展开四肢,便于擦洗,但是还需要手拿澡巾之类的物体,于是加上提手旁,就更为形象达意了。“振”“辇”的造字手法,如出一辙。从古到今,从音到义,如皋方言中,“振布”“振澡”才对,不宜写作“展布”“展澡”,更不宜写成“捡布”“捡澡”。